

文化娱乐现象 述评

距离《偶像练习生》《创造101》相继火爆,开启“偶像选秀元年”,已过去3年,层出不穷的节目仍持续向观众输送着一批又一批的新晋偶像。但哪怕是最具人气的蔡徐坤、杨超越、周震南等人,饭圈之外的观众也很难说出其一部代表作。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偶像”吗?

在昨天闭幕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宋文新谈起这类现象提出:“饭圈文化”已超出边界,要大力整顿。艺人可持续发展应该靠作品和实力,而不是靠粉丝的追从、流量和数据。”

究竟有多泛滥?

曾经,偶像明星是“凤毛麟角”,是舞蹈、歌唱、表演等领域的佼佼者。而如今选秀节目上“批量生产”的明星,数量早已不知翻了几番。仅今年2月17日一同开播的《创造营2021》《青春有你3》两档综艺,就聚集了199位“准偶像”。接下来,还有《地球百子》《明日之子》《亚洲超星团》。一年下来,从选秀节目中正式出道的至少也有五六个团的几十上百个明星。

“批量生产”之下,成为偶像的机会多到怀揣“明星梦”的新人们都已经填不满选手席位了。于是出现了众多曾被其他节目淘汰、又来参加新一档节目的“回锅肉”,甚至还有为海外学员当中文老师,被临时拉来“凑数”的。但偶像本来宁缺毋滥,“人海战术”并不能带来更优秀的成果。

追梦还是逐利?

“我有一个音乐梦想。”“我有一个演员梦。”这是我们在选秀节目中常常听到的话语,但在偶像泛滥的如今,“追梦”有时成了说说而已。

比如“回锅肉”的说法,最初代表着一些不惧失败,从头再来,勇敢追梦的选手。但“回锅肉”多了,也“变味”了,越来越成为选手卖惨、博眼球的标签。前《偶像练习生》选手陆定昊,在《创造营2021》归来,跳舞仍然僵硬,唱歌仍旧破音,难免被网友质疑他到底是怀揣梦想刻苦训练了3年,还是仅为名利再来碰一次运气。

偶像产业,确实有利可图。最近,《创造营2021》人气选手和马因家庭原因退赛。仅参加了初舞台和一次公演的他,其粉丝后援会就已集资80余万元用于为他的比赛投票助力。《创造营》衍生节目《大岛日记》则规定由粉丝充值打榜最多的11位选手参与录制,第一轮入选的选手粉丝团已投入超过200万元。《偶像练习生》播出期间,因为粉丝购买合作产品就可以得到额外的投票权,其中一个赞助商的线上销售额更是直接翻了500倍。这也是越来越多平台涌入选秀行业的原因。

需要何种偶像?

纵然有利可图,也不可唯利是图。将弄虚作假、德不配位、投机取巧的流量明星捧上出道位,年轻人又能从中学到什么?“饭圈人”追逐偶像的方式,往往是投入大量时间金钱,进行无意义的打榜、刷屏、控评、做数据,硬生生把他送上“顶流”的宝座,对粉丝自身来说,毫无裨益。

真正的偶像不该把粉丝当作“免费数据工”,而该为粉丝做出表率。为年轻人推选出值得追逐、效仿的正能量偶像,是电视人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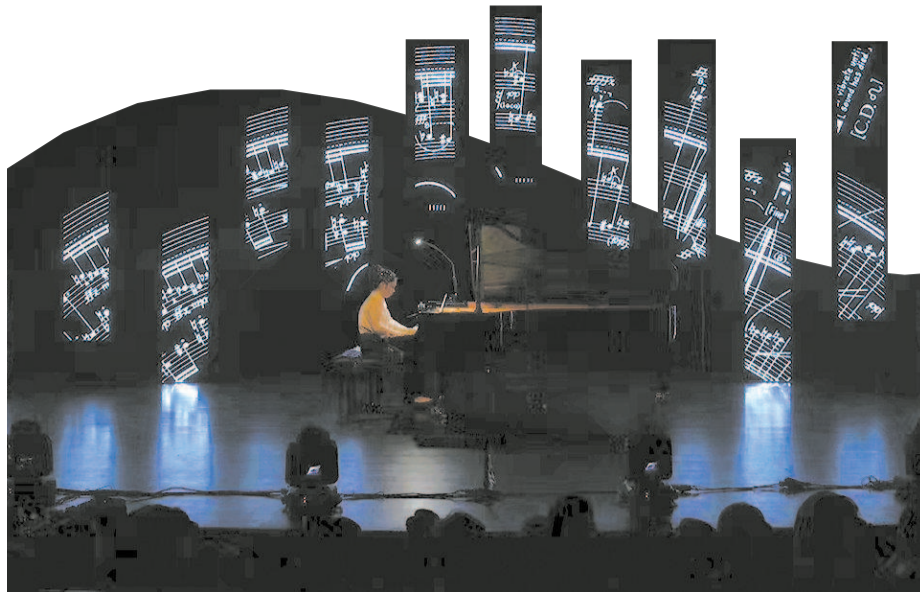
全国政协委员唐长英在两会上倡议“主流媒体适当减少娱乐栏目比重”“让科学家霸屏而非流量明星”。在“两弹元勋”钱学森身上,年轻人能学到不畏艰险,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在钟南山院士身上,年轻人能看到数十年如一日保持身心状态,只为关键时刻为人民再度挺身而出的自律;在“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身上,年轻人能学到躬身田畴、心怀天下的奉献。这些,才是值得年轻人追逐和效仿的真正偶像。

■ 每年那么多“偶像”出道,有多少能让人记住?

本报记者 吴旭颖

一年『批量生产』几十个流量明星

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偶像』吗?



听障孩子耳朵里的世界是啥样?

俞湘君超媒体钢琴音乐会为观众带来通感体验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伴着白居易的诗《池上》,今晚,来自闵行区启英幼儿园的四位听障孩子将第一次走上舞台,唱起练习许久的童谣。作为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2021年“乐无穷”音乐季的首场演出,“彼岸3.0——俞湘君钢琴超媒体音乐会”在普及当代音乐语汇的同时,也给听障孩子感知音乐的美妙打开了一扇窗。

在这首专为听障儿童所作的《翳》的前半部分,钢琴家俞湘君的手指会重重砸向琴键,演奏出有些扭曲变形的音乐效果。12块屏幕切割成钢琴的曲线(见上图),手指落,拆解的字符跃于屏幕之上,音符驱动着画面的明亮。随着音乐的推进,音乐变得越来越纯美,几位听障儿童在音乐会现场的演唱也将成为全曲的高潮。绚烂的花朵饱满地霸占了12块屏幕,这些稚嫩的笔触都来自听障孩子的画作,这些都是他们脑海中美好的畅想。

从去年开始,俞湘君、秦毅以及多位上音和上师大的音乐和心理专家来到启英幼儿园进行志愿服务,让十几位听障儿童接受快乐的音乐教育。乍一听,观众可能会觉得《翳》有些吵闹,对于作曲家秦毅而言,吵,就对了。秦毅发现,听障儿童不是听不见,而是觉得身处的环境太吵了,

缺乏对声音的辨识。

最开始,孩子们根本不愿开口。有些孩子无法辨别声音的方位,有些孩子分不清高音区和低音区,俞湘君的团队特别为他们设计了听障音乐活动课。一节课下来,孩子们逐渐建立起了音乐敏感度,终于有勇气开口唱歌。《翳》最初给观众带来的不适感,便是在模拟听障儿童们最初的听觉感受。

听觉正常的人们如何去模拟听障人士的听觉?其实,真正的情境,秦毅也无法去感知,只是通过科学实验的数据调整,来模拟人耳缺失的频率。她表示:“艺术的想象无法去模拟任何一种情况,《翳》表达了对一种群体的关注。”视觉艺术家达彦也在交互媒体中采用了听障儿童与其他孩子绘制的图形,以达到另一种共情的感受。

在音乐厅的南厅,艺术家们还设置了音乐会的首个交互媒体装置“彼岸”。12个裸露的喇叭就像12颗声音秧苗,与十二平均律、十二色光谱、和声运动空间以及钢琴家的演奏影像变化对应,共同构成一个梦幻般的多维声光空间。所有观众将会与演奏家一起为这个虚幻的视听空间“调色”“移位”“扭曲”,累积产生类似“听觉障碍”般的通感体验。

本报记者 赵珣

美国艺术家西斯特·盖茨举办个展 “荣宅就像多宝阁”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晨)“从小到大,母亲一直将客厅里的珍奇柜称为她的多宝阁(china cabinet)。”美国艺术家西斯特·盖茨因此将他正在上海历史建筑 Prada 荣宅内举办的个展也取名为“多宝阁”,以此来讲述他对于陶瓷对于中国的热爱,以及关于在建筑空间里的跨文化探索。除了陶瓷艺术、视觉艺术之外,盖茨擅长城市规划和建筑保护,也致力于重塑被遗弃的空间价值,展览中的作品《中国瓦片的回归》中,可以体会到他的追求。

多宝阁其实是一个中国清代兴起,流行时久的家具品种,专用于陈设古玩器物,阁内做出横竖不等、高低不齐、错落参差的一个个空间,可以呈现出高低错落的视觉效果,很是通透。

荣宅建筑内不规则的空间,错落在楼梯两侧,盖茨为展览构思了三幕叙事,从访客到对话者,直至成为主人。参观者可以随着步入荣宅每一层空间的参观,感受渐次递进,故事逐步展开。每一个房间里,都有艺术家“收藏”着的不同类型的艺术品,有木制底座的雕塑、砖制铸件、以及高温施釉造

型器具……就像整齐摆放在中国古董店内的瓷器,与传统的中国多宝阁有着空间上的异曲同工之意。

作品《中国瓦片的回归》位于二层,其实更像一项关于瓦片材料的调查,艺术家从一座废弃的中国建筑中收集了2.5万余枚屋顶瓦片,并将其中的250多片用于作品中,堆砌成整齐的立柱。低温烧和素烧的瓦片相结合,产生了色彩上的对比。而那些破碎的、无法使用的瓦片则被研磨成粉末,并在高温下熔化,形成黑色釉面化合物。使同一材质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这也是艺术家发掘并重塑废弃材料的能力。

在现场连线的采访中,西斯特·盖茨说自己经常去往中国的景德镇,在那里寻找创作的材质与灵感,那是一个非常奇妙又独特的城市。而在上海,朋友们带他去的最多的就是各种隐藏着难以置信的美味的餐厅。在采访的最后,这个看起来外表高大威猛的艺术师温柔地对喜欢他的人说:“虽然我已破碎,但你们并未如对待垃圾般抛弃我,而是努力拼凑复原,给我以爱与生机。”就像他的作品,在一次次打破、粉碎、研磨、历火中重生,从一种普通的材质成为另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艺术品,在重塑中得到重生。

